

● 元音老人著

# 略论明心见性

「禅」编辑部印行

# 略论明心见性

元音老人

---

河北佛协《禅》编辑部印行

---

河北赵县柏林禅寺佛经流通处流通  
邮编:051530 电话:(03219)941003

---

石栾印刷厂印刷

---

佛历二五三八年四月初八释迦佛圣诞日

---

每册工本费:1.50 元



## 目 录

绪说	(1)
(甲) 明心见性之意义	(6)
(乙) 明心见性之证成	(16)
(一) 禅宗	(17)
(二) 净土宗	(30)
(三) 密宗	(35)
(丙) 悟后真修	(42)
(丁) 证体启用	(55)
(戊) 归宿问题	(63)
(己) 结论	(67)

## 绪 说

我等众生，从无始旷劫以来，迷失自己本来面目，认妄为真，唤奴作郎，妄起贪嗔，造业受报，如春蚕作茧，自缠自缚，无解脱时。愚者无知，安受困苦，不求解脱；智者虽知生死事大，苦海无边，欲求解脱而苦无其门，如古之外道六师，探宇宙万有之缘起，不曰神我，即谓冥、谛、断、灭；今之科学、哲学，究人生万物之根源，不言二元、即言一元，虽各言之凿凿，极尽玄妙。然皆如盲人摸象，无有是处。

释迦文佛，悲悯众生，出苦无由，应现世间，教化众生。四十九年随顺时节机宜，说大、说小、说偏、说圆、说顿、说渐，披肝沥胆，委曲开示二种根本：一者无始生死根本；二者菩提涅槃原清净体。以阐明人生宇宙之奥秘，揭示生死轮回之根由，俾众生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回复真常，出离生死，息灭苦轮。

我等众生，本具如来智慧德相，灵明空寂，与佛无殊。只因无明不觉，颠倒妄执，动乱不已，造业受报，才由共业感现山河大地，复由别业招来十二类生。由是周而复始，循环不已，故而生死轮回不息。今欲回复本来，出离生死，首须觉破无明，以无明不破，迷己逐物，见境生心，生死绝不能了。

以是一切经论，所有法门，无不围绕这一中心——明心见性——来阐扬发明，使众生得以觉破迷情，消除无明，离妄返真，就路归家。佛教之所以异于他教，超越外道者，其原因即在切中众生生死与还灭之根源，而此根源又在明心见性与否。故明心见性，实乃佛教之精髓，超生脱死之重要关键也。

因是之故，经论虽多，阐述评唱，纵或有异，而宗旨是一；法门虽广，设施手段，容有不同，而目的无殊。所谓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也。

奈何降及近世末法时代，教内学者大为走样，他们非但不敢提倡弘扬“明心见性”这一代时教的伟大宏深之旨与精髓之所在，反而有似谈虎色变，连明心见性一词也不敢形与口吻，见于著述，广为宣传了。细细推究起来，其原因不外下列数端：

(一) 禅宗行人因缺乏师资，用功时，无人指引，相机提示，于紧要关头，痛下钳锤，剿绝粘缚，点开正眼，亲见本来。大皆抱定一则千篇一律的死煞话头——“念佛是谁”，苦参几十年，了无消息。因而以见性为甚深难事，高不可攀，乃高推圣镜，不敢企求，更不敢弘扬提倡了。

(二) 净宗行人百分之九十九都说净土宗的修法与众不同，它是主张横超生西的，不用明心见性。殊不知净土是三根普摄的大教，对下根虽不明言明心见性，只强调横超生西，但事实上早将明心见性的要义，暗暗含藏在修法内了。请试看它的修法：念佛时要“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”请问这“都摄六根”，不即是一切放下吗？一切不放下，能六根门头紧闭，将见闻觉知都摄在一句佛号上吗？这“净念相继”四字，含

义深广，今只从文字的表面来讲，以清净心，继续不断地念佛，不就是教人用佛念来密密转移妄念吗？因为人不能无念，不念佛、法、僧，即念贪、嗔、痴，今善巧方便地用一句佛号来代替妄念，使人于不知不觉中将妄心转换为佛心。所谓“佛号安于妄心，妄心不得不佛！”请问佛是什么？不是明见本性又是什么？！

该宗更进一步说：“入三摩地，斯为第一。”请问什么是“三摩地”？“三摩地”即三昧也。念佛证到三昧，即能念之心与所念之佛，一时脱落，也即是根尘脱落、能所双亡的时节。念佛念到这步田地，即是宗下桶底脱落、明心见性的时节。到这里还有什么净和禅呢？所以说净就是禅、禅就是净、禅净不分家也。

对下根人，不须和他多说甚深禅理，只教他放舍身心，乘直念去，念到情亡心空，自然证得。若上根人一闻即悟，更不消多说。故净宗唯下根与上根人最易成就也。盖中根人似聪明而又非真聪明，似愚笨而又非真愚笨。非真聪明，不易看破世情，一切放下；非真愚笨，又不肯脚踏实地，恳恳切切地老实念佛，所以不易成就也。

复次，晚近净宗行人，大都只图省力，单独依靠阿弥陀佛接引生西，自己不肯努力用念佛工夫扫荡妄心习染，改造自己，而美其名曰：“我们是他力修行，用不着自己用功。”及闻“一心不乱”，便连连摇首，说：“不消不消！净土只须有信心，自有弥陀接引。行得力与不得力无关重要，若不能生西，是弥陀之咎，非关我事。”他们哪里需要什么“明心见性”哩！又哪里知道“一心不乱，花开见佛悟无生。”乃是明心见性的同义词哩！

(三) 密宗行人又大都趋向神通玄妙，以炫耀于世人，而满足其名闻利养，根本不注重证体悟道、了生脱死的工夫，把个大好密宗弄得妖气十足，使密宗所标榜的即生或即身成佛——即明心见性，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我国现有三大宗派，萎靡凌乱如此，其他有名无实的宗派，也就不言而喻，可想而知了。以是整个辉煌灿烂的佛教，被它不长进的后代子孙糟踏得如此乌烟瘴气、狼狈不堪。后进者哪里知道佛教的精神所在！又哪里能修身养性、回复天真、了脱生死呢？！言之，怎不令人痛心疾首！

尤有进者，佛教是教育人们明白真理、舍弃妄见、改恶向善、去邪归正、改造人类的大教；是使人们从迷梦中觉醒，不贪著、不自私，尽一己之力为大众服务，为群生谋福利——普利群生的善法；更是使众生去惑证真，卸下重担（心中所粘附的事物），生活得轻松愉快，有意义、有价值、得真实受用的妙法。因之，它是对社会和国家负有莫大现实和积极意义的伟大宗教。因为举凡社会的不安和国家的动乱，莫不由人们的贪、嗔、痴这三大劣根性在作祟。人由于物欲炽盛，贪心高涨，才不择手段地去干那贪脏枉法，投机倒把，走私受贿，甚至阴谋叛乱，结党营私等等的罪行。而佛教正是向这三大毒根——贪、嗔、痴开刀的。

至如世界的运行和人类的遭遇，都是人们自己无明妄动，著境造业所感召的果报。换句话说，都是人们自作自受，非干鬼神之事。而且只要人们迅觉猛醒，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人人都能成佛。佛是主张一切平等，无有阶级差别的广博大教。因之，很多人主张佛教是非宗教的。

复次，从佛教的宗旨来看，圆顿教从最究竟处着眼，说

无生死可了，无涅槃可证，无佛无众生，法法皆空，起心动念，即乖自宗。所谓“举心即错，动念即乖”，它是以无所宗为宗的。无所宗为宗是佛教的真宗。以有所宗，即落偏见故。所以也有很多人以此称佛教为非宗教者。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佛教虽以无所宗为宗，但非无宗，还有个无宗之宗在，所以又非不宗教者。佛教所讲的是辩证的真理，以无所宗故，不应言是宗教；以无所宗为宗故，不应言非宗教。非空非有，非有非空，乃佛教不立二边中道之的旨，要会此的旨，非明心见性不可！由此可见，明心见性是学佛者至关重要的课题了。

明心见性对学佛者如此重要，那末，明心见性的内容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怎样才能证取它？证到时是什么境象（界）？证到后又有什么功用？这许多问题，都是学佛者所想（应）明白，而亟待研究的问题，兹为能明白易晓，有便于读者证取起见，——分别略述于后：



## (甲) 明心见性之意义

明心见性一词，简约总括地解释起来，就是：从究明人们的“心”（本心）的形相与作用，而彻见、领悟、神会生命的根源——“性”（本性）之妙体与真理，以觉醒迷梦，而了生脱死，证大涅槃。它的意义详细分析起来，至为深广。因为它是这一代时教的精髓所在，可以说三藏十二部都是它的注脚。现在我们只能择其精要者约略言之。

在未讨论明心见性的内容与如何明心见性以前，首先让我们来把心性的轮廓勾勒一下，以便易于着手分析讨论明见的意义。

那么心是什么？性又是何物呢？原来所谓心者，并不是我们胸膛里的肉团心，而是我们对境生起来的念头和思想。佛经称为“六尘缘影”，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落谢的影子，简称曰“集起为心”。意思是说：我们本来没有心——思想和念头，而是由于有色等境在，才从各别的境缘上领受它的形象，产生认识，分别它的同异，安立名字，发生爱嗔、取舍、造作，才生出种种心念。这心是和环境集合起来而生出的，不是片面单独孤起的，所以称为“集起为心”。也就是现代学说所谓“思想是客观环境的反映。”要详细谈它的形象和內容，法相宗《成唯识论》说得很清楚，它可以分为八大心王和五十一心所。这里为了节省时间和篇幅，不详细说它了，请读者自己去研读《成唯识论》吧。

心既如斯，性又是何物呢？性是生起心的根本，是心的

本原。现代学说认为，它是生起心的能量，没有它，对境生不起心来。我们之所以能对境生心，全是它的作用，它是无形无相的，所以眼不能见，但它能起种种作用，故确实是有。古人比为色里胶青，水中盐味，虽不可目睹，但事实上确实在起作用。在佛经上它有很多异名，如一真法界、真如、如来藏、佛性、真心、大圆胜慧等等。只因众生迷而不觉，不知有此妙体，无始以来，只与生灭和合，变为妄心。故心性原是一物，如水之与波，不是二回事。现在世界得以飞跃前进，全靠自动化，而自动化又靠热能，无有热能，即无动力，无有动力，一切都是静止的、死的。同样，我人之所以能思考、工作，创造发明等，也靠体内的动力，而这动力就是性的作用。所以性虽不能眼见，但确实在起一切作用。犹如电虽不能目见，而一切照明、发动等等都是它在起作用。佛经内称性是体，心是用；性是理，心是事。但宗下常二者混用，称心为性，称性为心，我们只要洞悉它们的底蕴，搞清它们的分野，也就不至为之混淆惑乱了。

明白了心和性的形貌和定义，就须进一步探讨“性”——生命的根源——何由缘境而生心？境又因何而生起，以致生死缠绵不断？更须明白，明心见性的含义包括些什么？怎样才可以明它、见它，出离生死？现在让我们分为五节，详细讨论一下。

**(一) 明心见性者，明心虚妄不可得，息下狂心见真性也。**

我人欲了脱生死，先须知道生死之由来，如欲断其流者，先须识知源之所在，而后方可塞其源、断其流，逍遥于生死之外。那么芸芸众生，在六道内，头出头没地轮回不已，究竟何由而起呢？释迦佛用二句简约的话告诉我们：“三界唯心，

万法唯识。”分析起来，乃是说，一切众生本具如来藏性，它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，无相灵敏之万能体；它不属迷悟，体绝凡圣。只以众生不觉，无有经验，不知妙体本明，而生一念认明，以本有之妙觉智光，幻为妄明所明。将原为一体之觉明——觉即明，明即觉，非有二致，分为觉明相对——觉外有明，明外有觉；觉为明所明，明为觉所觉，而成能所双立。即《楞严经》所谓“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”也。由此无明故（此明觉即吾人通常所说的无明），迷本圆明，将本有无相之真如，转为阿赖耶识（如正常人吃醉了老酒相似）。于是灵明真空变为顽空，复于顽空中，无明妄动，凝结成四大妄色（如来藏性本具之性能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四大种因，因妄动而显相，世界即此四大所凝成）。此即《楞严经》所谓：“迷妄有虚空，依空立世界”也。由有四大妄色；则本有之智光转为妄见，复以彼妄色为所见之境。妄见既久，更博取四大少分为我，于是妄见托彼四大以为我身——即无明裹定八识潜入身根，四大本是无知，因妄见执受而有知。真心无量，今被无明封固，潜入四大以为心。即所谓“色杂妄想，想相为身”，是为五蕴之众生。亦《楞严经》所说：“想澄成国土，知觉乃众生”也。

由此可见，身心世界之所妄起，实系一念认明（即无明）之过咎。众生既迷失本性，而认物为己，于是追逐物境，迷著不舍，造业受报，轮回不息！经云：“心生则种种法生，法生则种种心生。”种子起现行，现行复熏种子；由因成果，果复感因。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，周而复始，循环不已。因是众生从无生死中，枉受生死轮回之苦，不得停息！

所以说，我人的心是虚幻不实的。它只是六尘落谢的影

子。而六尘（即世界万物）又由无明妄结而幻现，本不可得。佛经所谓“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因生。”那么，由它生起的妄心，更是虚幻中之虚幻了。现代的哲学家们也说“心”是客观物质的反映，但他只说心由物产生，没有道出物何由而产生，不及佛经说的全面。佛说：“心不自心，因物故心；物不自物，因心故物。”这就将心物互为因果而虚幻生起的道理，说得一清二楚了。

心物既俱虚幻而不可得，我人一旦梦醒，了得身心世界本空，这就是明心。于本空处，非如木石，无知无觉，而是虚明了了，虽了了虚明而寂然不动，一念不生。这是什么？这奇伟而又平淡的景象，非吾人不生不灭、亘古长存之真如自体，又是何物！当此自体豁然显露时一把擒来，即谓之亲证本来面目，亦谓之见性。

所谓见性，并不是用眼睛去看什么东西，而是心地法眼，亲切深彻的体会与神领。经云：“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。”故明心见性，乃于打破妄知妄见，狂心息处，身心消殒时，彻见真性也。

如二祖神光大师，见初祖达摩曰：“学人心不安，乞师安心。”祖曰：“将心来，与汝安。”师良久曰：“觅心了不可得。”祖乃顺水推舟曰：“与汝安心竟！”师于言下大悟。此即于觅心了不可得处（前念断，后念未起时）而彻见这不落断灭（当时念虽断，但非如木石无知）了了灵知的性。这则公案的妙处，即在心是集起虚妄的，并无真实来处。一经追问，即便化为乌有。但念虽息空而能（即性）不灭。会者即于此际，猛著精彩，回光荐取，即为见性。关于能量不灭，现代科学家都承认，而能量最大者，莫过于性能，因性无形无相，至

大至坚。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能摧一切，一切不能摧它，故无法衡量，无可比度。投生六道，受罪享福的是它；了生脱死，逍遥化外的也是它。所以要了生脱死，必须明心见性也。

(二) 明心见性者，乃明白心之妙用，皆依性体而起，从用见体，从流得源也。

古德云：“体无形相，非用不显；性无状貌，非心不明！”起用正以显体，明心方可见性。这就是说要见性须从明心上下手，离心无性可见。因为性体无形象，不可见，而心是用，用无相不显，从有相之心用，方可得见无相之性体。上面说过，我人之思想、工作、创造、发明，乃至今日世界之文明，皆是心之作用。要见性，即须从这些作用上来见，离开作用，即无性可见。犹如世间之理与事，事无理不成，理无事不显；理立正所以成事，事成正所以显理，理即事，事即理，理事不分，故见理须从事上见，离事亦无理可见也。

如昔异见王问婆罗提尊者曰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尊者曰：“见性是佛！”王曰：“师见性否？”尊者曰：“我见佛性。”王曰：“性在何处？”尊者曰：“性在作用！”王曰：“是何作用？我今不见。”尊者曰：“昭昭作用，王自不见！”王曰：“于我有否？”尊者曰：“王若作用，无有不是；王若不用，体亦难见。”王曰：“若当用时，几处现出？”尊者曰：“若出现时，当有其八。”王曰：“其八出现，当为我说。”尊者曰：“有胎曰身，处世曰人，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鼻辨香，在舌谈论，在手执握，在足运奔；遍现俱该法界，收摄在一微尘；识者知是佛性，不识者唤作精魂！”王闻即开悟。

又如《金刚经》，世尊于说法之前为什么先插一段著衣、持钵、入城、乞食，直至敷座而坐呢？盖欲启大众无形般若

之机，不得不借用六波罗密有相之形也。因无体不能成用，眼前一切相用，在在皆在反显般若无相之体。奈我人不识，故佛特借用有相之事行，以密示无形之妙体，令我人证入般若波罗密也。

性固不无，但不可以耳闻，不可以目睹，不可以知知，不可以识识，但可以慧照，可以妙观，可以领悟，可以神会。故曰：“如是悟会，悟会如是”而已。六波罗密之密行，乃世尊不开口之说法。如是般若放光，独空生（须菩提）当下契会，应机缘起，出座请问，乃成就一部《金刚般若》妙经。

### （三）明心见性者，明心本无，见性本有也。

上面说过，心性有如事用与理体。事用虽有形相，可以眼见，但似有实无，以缘起性空故；理体虽无相可见，但似无实有，以性空缘起故。二者相辅相成，离体无相，离相无体，故曰：“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，即空即有。”吾人非但于一切事相不可执著，倒于一边，尚须透过幻起之事相，明见本真的性体。

《楞严经》云：“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。”性体是真空，无有形相；无相之真空方是性体。一切有相之色，俱是妄色。妄色无体，犹如空花水月不可得，但妄想而已。故《心经》说，一切皆无，既无世法之眼耳鼻舌身意与色声香味触法，亦无声闻缘觉之苦集灭道与十二因缘，更无菩萨之智与得，于一切不可得处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此即揭示我人于明心本无处而彻见本有之性体也。

此在宗下谓之泯绝无寄宗。如庞居士问马祖：“不与万物为侣者，是什么人？”祖曰：“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再向你道！”心念泯绝，空有销殒，真空妙体，自然显现。又如近代

之楚泉禅师，参见赤山法祖。一日祖问曰：“法华开示悟入佛知见，历代祖师各有开示。但皆是各位祖师自己的，非关子事。今欲子从自己胸襟中道将来，如何开示悟入佛知见？”师无语。祖叹曰：“如是参禅，只是徒丧光阴，有何益处？”罚令跪参。师连参三枝香，听维那打开静板响，忽然省悟！祖考问曰：“如何开佛知见？”答曰：“开示本有（即本有之自性理体也）。”进问曰：“如何示？”答曰：“示出本无（即一切心用事相皆不可得，从不可得之心用上以示本真性体也）。”再问曰：“如何悟？”答曰：“悟无有无（消灭其迷悟痕迹也）。”更问曰：“如何入？”答曰：“入出无碍（得大受用，语默动静自在无碍也）。”

#### （四）明心见性者，明悟即心即性，即性即心也。

真觉禅师云：“心性虽似有体用理事之分，但考其实际，则非一非异。”以从事相说来，妙用随缘，应显万类，似有形相，而妙体不动，绝诸对待，离一切相，故非一。但用从体发，用不离体；体能发用，体不离用。从此不相离背说来，故非异。经云：“一切事相，皆性之显现。”事相虽殊，分门别类，各有不同，但其性则一。故曰：“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”

明镜无不现影，无影不为明镜；现影皆从明镜，无镜不能现影。心性亦复如是，性是真空妙体，心是有形相用。故有性体必有相用，无相无从显体。是则相即性，性即相；相外无性，性外无相。非如顽空，冥顽不灵，死寂无知，落于断灭也。

众生迷头认影，执相造业，故招五浊秽土；诸佛见性遣相，清静无染，故感净土庄严。其真、妄、净、秽虽殊，而

现相之性体则一。吾人只须将认影遣镜之误，转换为认镜遣影，则秽土当下即是净土，并不待死后始得往生也。经云：“随其心净，即佛土净；欲净其土，先净其心。”良有以也。

真空妙有者，拣非顽空，从体起用也。以真空故，能随缘；以妙有故，能起用。妙有真空者，拣非实有，摄用归体也。以随缘起用，现诸幻相，故《弥陀经》佛土庄严；以体性清净无染，不沾一法，故《金刚经》说不立一物。一物不立，正是佛土庄严；佛土庄严，正是一物不立，故《金刚》即《弥陀》，《弥陀》即《金刚》，非有二般。

心性相体，看来有异，其实如一，如水之与波，水以湿为体，波以动为相。水性波相，看来非一，但波即水，水即波，湿性非异，故真见性。非但心地法眼可以见道，肉眼亦能彻见真性。以性即相，相即性也。古德云：“万相丛中独露身！”又云：“山河及大地，尽露法王身！”即指此世界万有皆我性体所现也。

《金刚经》云：“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！”我人果能彻究斯理，于日常生活中，即相而见性，任何尘缘境相，不作尘缘境相会，则当下超越诸有，逍遥于三界外矣！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，情与无情，同圆种智。目之所及，耳之所闻，无一非佛也。

此在宗下谓之直指心性。如大梅问马祖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祖曰：“即心即佛！”大梅于言下大悟。又如灵训问归宗和尚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宗云：“我今向汝道，恐汝不信！”训云：“和尚诚言，某焉敢不信！”宗云：“即汝便是！”训于言下有省。请看，何等果断！何等便捷！何等庆快！

(五)明心见性者，明心性无住，一物不立，归无所得也。



心性本自空灵无住，方成妙用，一有所住便成窠臼；心性本来无有一物，说空说有，说迷说悟，说真说妄，俱是相对立说，均系戏论。所谓“但有言说，均无实义”。如彻悟心源，明见真性，迷妄既无，悟从何立？不立亦不立，了无一法可得。故云：“人我空非真空，须法我空，更复空空，方真到家稳坐。”亦即古人所谓“无所成，无所得，无所修，无所证，方真成、真得、真证也”。如认自己有法可得，有道可成，则正堕在圣位法执里，小则生死不了，纵或了得分段生死，绝不能了变易生死，以法执即变易生死之障故；大则发狂成魔，后果不堪设想！

关于无修、无得、无证之说，即是彻悟到家人之了脱语，亦是最理解如来密因人之因地法语。以众生本来是佛，不因修成。只因不觉，迷己逐物，追逐外境，沦为众生。今如顿觉醒悟，如千年暗室，一灯能明，便恢复本性，有何修证之可言。故云“不假劬劳，肯綮修证也”。但如习染浓厚，妄执深重，虽明斯理而历境心生，则不无辛勤绵密扫荡之功！又如仅明众生本来是佛之理，并未亲见自性，只为将来成佛之因，则更勤恳修习，以期亲证，切不可开大口、说大话，自欺欺人，拨无修证，而致莽莽荡荡遭殃祸也。

彻悟心性，一法不立，无佛无众生，整日如痴如呆，任运随缘，皆是佛事。所谓“喜笑怒骂，警欬掉臂，皆是海印放光；穿衣吃饭，运水搬柴，无非神通妙用！”其间无所取舍，无所倚重，故谓之归无所得也。

才有所重，便障自悟门，故宗下大德，皆善为人解粘去缚，即令学人放下重担，打开悟门也。如马祖见有人堕在前答“即心即佛”处，故于有僧更问：“如何是佛”时，又答